

東田文集

附詩集

一



中華書局

東田文集

附詩集

一 馬中錫撰

東田文集

集附詩

二

馬中錫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東田文集附詩集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僅此據畿輔叢書本
有此印初編各叢書本
此本

東山文集

東田文集卷一

明 故城馬中錫著

章疏

修人事以回天變封事

頃者言事之臣多以忤旨被黜遂使諫垣之臣亦以隱默自容他人不言猶有可諉臣言官也以言爲職乃不敢言所職何事下負所學上負朝廷明則人非幽則鬼責蚤夜興思毛髮森聳茲者新正甲夜星變有聲荷聖度之優容許臣等以論列詳盡於國家生民之利病無懷於干冒顧忌之私憂此卽帝堯詢及芻蕘大舜舍己從人成湯從諫弗咈之盛心也臣等聞之懼呼跢躍如釋囚繫十數年抑鬱之懷乃今幸得一吐死且無憾而况許臣以不死乎方今敝政如破屋然牀牀皆漏如痘嬰然歷歷皆瘡未暇毛舉以潤聖聰姑舉目前以奉德意其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曰大臣不職也曰爵賞太濫也曰工役過煩也曰進獻無厭也曰流亡未復也凡今所以上廑九重之憂曾莫出於數事之外國政斯蠹元氣載虧天變由是而招生計以之而蹙伏望皇上俯聽臣言無應故事天變不消臣等甘受礮鐸蓋近倖之設國初有定制今之近倖一何盛歟或一監設太監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鎮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以援引檢邪或交通中外以投獻奇巧司一錢穀則法外取財

而兵民坐困。貢一方物。則刑以求賂。而官吏被殃。殺人者得見原而不死。敗事者得請託而逃刑。邇年以來。如江西、梁方、韋興、陳喜。帶不可枚舉。往往繕寫經典。布滿寺觀。進奉金玉。遍索閭閻。內耗府庫之財。外奪軍民之利。所以招天變。虧聖德者。未有不由此輩也。城狐社鼠。未易翦除。兔窟隼墉。自爲得計。惟皇上斷自宸衷。訪參國論。痛加裁抑。無干紀綱。司錢穀者革去。在鎮守者收回。遠閹寺刀鋸之餘。復門戶掃除之役。則近倖少戢。而天變可回矣。大臣者。天子所與佐理天下者也。今之大臣。一何鄙歟。其未進也。非夤緣一內臣則不可。其旣進也。非依憑一內臣則不安。此以財買官。彼以官易財。是以在位之人。率皆俛首臺閣。無所建白。府部奉行文書。蓋將爲柔蘿附木之不遑。豈復有砥柱中流之可仗。是無怪其百計苞苴。而轉輸權貴。三天仰戴。而官及弟男也。夫京師者。四方之則。大臣者。百僚之長。居京師爲大臣如此。則藩臬郡邑。誰不遜倣效尤。漁獵民財。假大臣以圖進取乎。是猶江河附滄海。而溝澗又得以附江河。虬龍食魚蟹。而魚蟹又得以食鰐蟹。其弊可勝道哉。如戶部尙書、兵部尙書、禮部侍郎、刑部侍郎、南京禮部尙書、工部侍郎。俱老儒無爲。刑部尙書、大理寺卿、南京刑部尙書、禮部侍郎、太僕寺卿。俱清論不悞。所以招天變。虧聖治者。未有不由此輩也。軒鶴管鼠。任意鑿鏗。蹲鳳嘯鳥。何所畏憚。惟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天討。將臣等所指實者。放歸田里。所遺漏者。許令自陳。別選剛正不阿之士。以充任使。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爵所以旌有德。賞所以待有功。蓋人主馭天下之具也。今之爵賞。濫亦甚矣。或無故而爵一庸流。秩超崇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貨直萬金。雨雪天本自降也。而祈禱者得以規美官金寶。國所不急也。而進奉

者得以射厚利。方士則以煉氣服丹之術惑天聽。伶人則以魚龍角觝之戲。斃天威。以致數年以來。吏胥工徒皆叨官祿。俳優賄坐。或玷班資。彼所進奉。不過價直百金。或五百金。至千金者少矣。此之俸給。或夫品。或支優品。至極品者。亦間有之。計其一年所償。已數倍矣。况其年數。未可量乎。臣等甚爲朝廷惜此妄費也。且一歲傳奉。或至千人。數歲中則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其大者歲或千石。其小者亦不下數百石。數歲則不勝計矣。是皆國家之餧糜。百姓之賦稅也。可以養賢德。可以活饑民。乃今棄之。以資冗食之徒。是誠可惜也。已。况賣官鬻爵。斜封墨敕。皆非前代美政。皇上豈宜踵而行之。又其間方士道流。如左通政等官。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爲可惡。每祈禱雨雪。未效。則冒天訶地。詛日呪雷。無所不至。偶會雨雪自降。則竊天之澤。以爲己功。此又招天變之甚者也。臣等願皇上克謹上天之戒。毋受小人之欺。乞敕該部各查近年以來。傳奉大小官員。文官不由銓選。武職不由軍功者。通行革去。民發當差。軍勒歸伍。匠著原役。官還本職。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臣等又聞閔損譏改長府。漢文惜作露臺。蓋不欲以不急之工役。耗閭閣之生計也。今之工役。煩亦甚矣。都城諸刹。迄無甯功。京營諸軍。不遺餘力。琳宮甫及鳩材。祇園又復相地。遂令土木衣被錦繡。繪黃坐享膏梁。國之所費。蓋不貲矣。就中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所費特甚。尤爲中外所切齒也。臣等嘗謂移此寺觀土木之所費。與彼僧道衣食之所資。以救分陝諸郡饑民。其所活。豈減富弼青州之數乎。矧此軍士。皆所以備有警。而衛京師者。養之使銳氣百倍。猶恐有不堪用。今乃役之。使僅延殘喘。緩急用之。豈不誤事。此尤有國者所宜軫念也。願皇上斷自一心。無惑羣議。內惜資

財外恤人力將此不急之營作可已者已之不可已者亦暫且停止以待豐年徐議其宜仍乞借此財費發被災郡邑賑貸流亡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年以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錄一方書或覓一玩器或購一畫圖或造一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臣等嘗求其所謂方書不過民間醫卜輩欺世取財之書而點竄首尾改易名目所謂玩器所謂畫圖所謂簪珥之屬不過民間之所有者耳高其價直倍蓰千萬以自珍奇以誑耳目臣等願皇上洞燭此弊屏而勿庸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需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近年以來陝西河南山西地方雨澤愆期赤地千里井邑空虛屍骸枕藉雖大兵後不若是之慘也皇上深居九重旣不獲目視其事羣臣具員百司又不能疏舉其詳是以流亡日甚惠政未敷灑淚籲天怨聲滿路假使一旦盜起不虞敵伺有間踐不毛之地入無人之境而我欲守無食欲戰無兵豈不大塵宵旰之虛乎願皇上體仁愛之天心憫生民之荼毒將遞年所賞貲鹽課禁其關支仍召商中納以資被災之處將卽今所辦造寺銀兩暫且假借仍遣官齎送以活困饑之民則流民復而天意可回矣然此特弊端之大且急者猥承聖諭附進瞽言惟皇上采而行之庶幾少有補於國家生民之萬一若夫講求至治以圖太平則罄竭愚衷尙復有獻天下譬之人身也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省軀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矣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矣京師不戢則腹心疾疾矣藩省荒歉則軀幹削弱矣人而至於腹心受病軀幹削弱耳目塗塞手足痿痺元首豈得安然而哉伏願皇上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小親禮賢臣資政治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

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異聞足以廣聖學。有議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捷利，耳目聰明，腹心泰安，疆幹強健，元首於是乎亦大明矣。斯世斯民，有不治且幸乎？臣愚昧，罔知顧忌，干冒威嚴，不勝悚悸。

退小人以安天下封事

臣聞天下之事，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夫以一小人，尚足以壞天下之事，况彼此附依，聲勢相倚，又非一人乎？臣謹按太監蕭敬、蔣琮，本皆刑餘小人，俘囚殘孽，粗識詩書，遂滋姦僞，能壞大事，無如此徒。蕭敬誤用於先朝，尋遭彈劾，未幾謀復於司禮，竊弄威權，幾壞朝政。海內寒心，尚賴陛下覺其姦邪，亟賜屏除。中外人心翕然稱快。但自去年以來，仍復柄用，不知過情之譽，發於何人，而言官封章，未賜省覽，言之愈切，任之愈專。其蔣琮者，初以慧黠得侍掖庭，頓爾生姦，自取棄外，後復夤緣內倅，得以守備南都，恃其小才，動輒妄作，人非巷陌之質，諫竊執摺之說，因而得計，遂害善良，姦狀屢經論劾，聖意堅執，不回不究。蔣琮反罪言者，夫蕭敬所掌者，朝廷箋奏之文，蔣琮所居者，祖宗根本之地，一盤據於內，以專生殺予奪之權，一依憑於外，以快恩讐報復之欲。是王氏三窟，有其二矣。天下事豈難壞哉？且自古誤國之臣多矣，其間或有顧其身家，念其妻子，至沒齒不敢爲惡者，獨宦官者，身罹薰腐，性異士夫，室無妻孥之可樂，故利勢以自娛，後無子孫之可懷，故敢爲而無忌。然猶幸其不事詩書，罔資奸僞，徒知貪欲，而不知害忠良，徒知怙恩，而不知竊權柄，使或小識之無粗，知章句，則必至於升國監而講易，豈復有能下蠶室而述史者乎？蕭敬蔣琮殆近之矣。釋今不治，後將噬臍。臣恐天下之事，不足二人壞也。伏願皇上以

天下爲念以小人爲防不惑羣議斷以宸衷將蕭敬退還裕陵司香蔣琮取回海子管事戒其勿與士夫爲仇勿再夤緣用事不惟陛下於宦官能盡保全之道而蕭敬蔣琮亦得永保其首領於將來矣臣意切直干冒天威罪當萬死雖就礮鐸所不敢辭臣不勝拳拳爲國之至

糾劾宦官尙銘封事

臣聞義莫大於忠君而欺君者義不可容法莫重於治姦而黨姦者法難輕貸此大易所以預履霜之戒春秋所以謹正月之書竊照太監尙銘沐聖朝之殊恩受機密之重託正宜夙夜匪懈始終不渝而意切志遂心險貌恭作福作威無事生事竊朝廷予奪之柄負皇上簡任之明置東廠所以防奸邪而反引誘奸邪設官校所以察貪惡而反黨比貪惡勸事巡按之官回而預索揭帖傳報聲息之使至而先漏邊情來朝之藩臬守令率有苞苴在邊之文武臣工巧索饋送私門大啓賄賂公行迎合者大惡亦容鯁直者小事必舉縱官校以羅織平人因私忿而誣害良善人心日懼氣餒日隆干進者跪拜其門有罪者納賄其室陞官加秩不知所由赦罪宥愆不顧於法巧僞相扇奔競成風王化以漓士俗日薄邇者地道之變未必不由於此也茲荷皇上明見萬里洞燭羣情已將尙銘摘發其惡籍沒其家資財積如高山罪優數於擢髮人神胥悅中外快心夫受賂者既有迹而納賂豈無其人若不逐一查究痛加懲治則奸邪得以僥倖正直無以自明如蒙伏望皇上去邪勿疑充類盡義將尙銘拏到之日鞠問追究納賂者何人夤緣者何事通行拏問明正典刑使姦惡有所懲良善知所勉士風可淳地變可消而太平可致矣臣待罪言

官不敢緘默。

糾劾宦官黨惡封事

臣頃言太監李榮等黨附尙銘乞賜斥逐荷蒙皇上曲加聽從別爲處置雖未即赫然顯誅諒亦不復顯用矣古帝王納諫如流何以過此臣又聞尙銘昔在東廠弄權臣工率傍門求幸名節盡墮苞苴爲計自謂手炙而可熟不思膝屈而難伸以致尙銘貨積如山富堪敵國未必不由各官趨諂以長其奸附益以速其禍也今尙銘已加嚴譴各官乃爾優容是無事時則搖尾之狗乞憐有事則吞舟之魚見漏正直解體檢邪肆姦臣竊恐百職效尤有傷治體四方傳笑有累聖朝若不痛加懲治何以警戒將來是以臣昧死再言不能自己如蒙伏望皇上乾剛獨斷離照旁加或鞠問其親信或追究其簿書要見納賂者何人夤緣者何事通行拏問明正典刑庶使黨惡者有所懲而受賂者不偏罪矣。

陳言消變封事

邇者天時亢旱憂及齊民皇上側身修行不遑甯處旣又降敕求言冀回天變此與成湯六事自責者異世同符其視漢武帝乾封之說不可同日而語矣臣雖愚昧莊誦聖言不勝感激謹陳鄙見仰答天休儻蒙采納感幸何如臣聞之書曰人惟求舊蓋舊人者老成持重慮遠憂深其於國家之事閱歷已多諳練已熟是惟無用用卽奏功如老吏按獄曲直莫能遁其情老將提兵勝負莫能逃其算觀於唐肅宗起用郭子儀以靖至德之難宋哲宗起用司馬光以成元祐之治可見矣臣竊見太子太傅兼吏部尙書尹旻

爲人威重才識變通典選精明持身廉慎迹其在任幾四十年自始至終略無過舉求之古人蓋有斐楮之清通而又兼裝行儉之藻識因其子尹龍詐誤遂至罷官朝野至今惜之臣以爲古人父之惡尚不能廢其子之善然其子之惡又豈能廢其父之善哉况其人年力未衰康強如故苟蒙錄用未必無補伏望皇上轉念舊臣自今以後端揆有缺起而用之俾得自新以圖報稱則登明選公衆正相慶陰消陽長和氣可召亦消變之一端也又竊見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一代奇才干城可寄求之目前誠不易得况其人經事累朝多歷年所積有勤勞方陞前職使其能自慎重以保功名則雖與唐之李藥師宋之范希文較功爭能亦可伯仲奈自威甯海子用兵以後驟陞伯爵致招物議頓爾除名今茲尚存亦未衰老臣以爲古人功過不相掩今豈可使其人獨受夫過誤之罪而更不議其往昔之功乎伏望皇上轉念舊臣憫其犬馬之勞不棄帷蓋之弊革其後項所得武職伯爵可也其前項所有文職官銜乃其駁歷中外得自朝廷陟明旌淑之典者特賜光復俾得徜徉林下以終餘年如其可用簡在帝心則賞罰昭明功過不掩臣下知勸百工尤釐亦消變之一端也臣見同坐井罪犯言高謬陳求舊之偏辭少助弭災之至計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陳言封事

臣聞天下之治忽其幾甚微而其發甚大其壞於小人也常易而集於君子也常難故陳蕃諸賢不能重扶漢鼎而林甫獨相乃至卒亂唐室司馬光范鎮諸君子遇神宗勵精圖治羣起輔之尙多扞格一王安

石壞之卒釀靖康之禍正邪進退之際天下安危之幾也可畏哉恭惟陛下嗣位以來黜左道用正人開言路塞倖門其於君子小人之進退謹矣然君子雖進未必無遺珠之恨小人雖退未必無滋蔓之虞臣請爲陛下試言之願陛下察臣愚惻而試聽之然後抵臣於罪據法而論之臣罪不敢辭死且不朽臣自爲諸生時聞朝臣有所謂王竑者忠貞公亮勇烈抗直在正統未乘輿播遷旣嘗廷擊大怒在成化初羣閨竊柄又嘗力辭要津求之古人可謂有汲長孺之贊而兼申屠蟠之見幾者矣臣以爲陛下求舊人輔新政宜莫先於竑者今乃遲之數月言已累人卒未起用其故何與意者同列忌其賢而不欲其同升耶或近倖銜其怨而不爲之延舉耶抑陛下去竑之日久尙未知其人而漸忘之耶不然何當用而不取用也他如尙書尹旻居官清謹而選事亦頗練達大學士劉珝才識明敏而爲人亦頗剛直然自昔至今皆爲權姦所忌構以他事中以危言諷臺諫使攻其去假詔旨以杜其來使之齋志林泉終身不白陛下豈宜槩棄而不一轉念錄用乎夫耳目所擊者類尙如此則聞見未逮者又復幾何臣所謂遺珠之恨以此臣筮仕來遭際聖明內除讒宦外屏姦臣天討允懲於輿論而憲綱尙漏於吞舟如兵部尙書某者鼴鼠其技虎狼其心昔守西安括取民財厚遺朝使沾其延譽享之終身次撫延綏則邊牆之修不減於蒙恬長城之過慘及總制三邊則墩臺之築何異王欽若閉門之可羞方且恬不知恥斥去復來臣以爲陛下初政所宜退莫有先於此者今乃遲疑滯滯竚乎有聞而卒未聞也豈在廷之羣臣皆不逮其才與或在野之士不復有其人與抑其人奸邪如杞譽言如阿而陛下卒難知與不然何當去而不亟去也其他如

大學士某之姦邪。某之貪濫。都御史某之老懦。尙書某之剛愎。已遭斥矣。不尙有其黨與乎。今朝列之中。由臺省以及監院。自郎署以汎大僚。雖皆先帝舊臣。尙多姦邪餘孽。惟能革面終不革心。似此庸陋。何益於國。然又首惡者。具招在官。言事者屢陳於疏。陛下何乃愛惜之甚。而不忍斥去乎。夫稂莠不除。終能害穀。死灰復燃。猶可燎原。臣所謂滋蔓之虞者。以此伏願陛下斷自宸衷。毋搖羣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將王竑等起而用之。則君子畢集。可以共成天下之事。將某某某等屏而勿庸。則小人退聽。無復更敗天下之事矣。若再因循不決。下之該部。則嫉賢妒能者。多必辭抑沮。而君子終無可進之時。若再念其爲先朝舊臣。姑留辦事。則包羞忍恥者。必伺時竊發。而小人終無可退之理。故臣嘗考於遠古。元凱登庸。則君子彙進。而野蕪遺賢。四凶誅殛。則小人盡去。而朝無倖位。所以堯舜之德。蕩無能名。唐虞之治。卓不可及。假使當時元凱有一之或遺。四凶有一之幸免。雖於堯舜之德。無所虧。而於唐虞之治。恐或病也。誠以調停之說行。一薰一蕕。善齊者不能同其器。薰且不勝於蕕矣。朋黨之禍作。一風衆鶴。善象者無以措巧機。鳳且見忌於鶴矣。不特凶邪蟠據。未易翦除。而俊良登崇。徒爲故事。臣之愚忠。實爲此懼。臣不勝拳拳。

代李伯起言時政

臣奉命按陝。身奔走於外藩。心常馳於魏闕。偶有所見。思鬱狂憤。况懷隱憂。敢辭斧鉞。蓋自去年以至今日。自京師以達四方。水旱相仍。災異疊見。言官屢遭於謫斥。封章未荷於施行。衷有所激。情莫能已。諱陳三事。少裨毫幾。伏惟俯賜省覽。則愚臣幸甚。天下幸甚。天變可畏也。人言可恤也。祖宗可法也。臣惟君者

天之子。天者君之父。父之於子有不善懲戒之。懲戒之而不改。則辱身墮家聲矣。惟天也無言。人君有不善。假災祥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省。則安危及宗社矣。邇來天心垂愛。災變相仍。固宜仰答至仁。痛爲抑畏。而陛下之所以回天變者。徒事虛文。率臣工者。竟爲故事。下詔與百官同加修省。聖心無警畏之誠。官僚無貶損之節。深宮之逸樂自如。臺省之放恣未戢。詔雖下。猶不下也。云修省未修省也。以此欲回天意。不亦難哉。譬之子有不善。父或怒之。乃給其奴僕。共加改行。實未嘗改。而奴僕亦因之不肯改。其父之怒。庸可已乎。今天出災祥以告陛下。陛下正當上體天心。下省人事。遇地震則曰地何由震。將多事以累於靜耶。遇日食則曰日何由食。或陰盛以虧於陽耶。遇彗孛則思妖不可以勝德。遇水旱則思變無使於勝。常他如聖學未講。聖德未修。初政有漸怠。君子有未進。進而委任或未專。小人有未退。退而萌蘖或尚在。外戚之爵賞。或驟且濫。內宦之寵任。或衰復盛。詳以思維。而痛爲刮去。庶幾天意可回。人心尤憚。陛下或謂不然。曲聽左右之言。仍踵宿昔之弊。或推咎於臣下。或有事於禱禳。臣見去道愈遠。回天愈難矣。且左右附會者必曰天道茫茫。災異之來。非爲一人。今與百官同加修省足矣。是特以分陛下之憂心耳。殊不知憂心緩則怠心生。又必曰修省回天。其說迂闊。彼佛力道術。或可救厭。於是禱禳之事興矣。是以紓陛下之懼心耳。殊不知懼心釋則侈心生。怠心生者。百善可墮。侈心生者。百不善可作。其流弊不至於以天變爲不足畏。不已也。臣再思之。天子之有天下。猶庶人之有其家也。庶人之家。或羣集於舍。或犬嗥於垣。或鬼憑於人。或釜鳴於竈。有不招大害而致大災者乎。遭之者有不狂叫奔走。悔過遷善。以祈解之者

乎有天下者乃反怠於善侈於不善以玩天變而不之畏是烏可哉臣愚昧無知不能推明天道遠引故實以獻陛下惟願陛下以一得之愚納臣言以庶人之家視天下則幸矣仍乞敕厲言官勿爲畏忌遇有天變務須直言陛下詳閱封章躬自省覽毋付左右以代聖裁務受盡言以旌直節其事難處分文難剖析當與內閣及文武大臣可否論思不宜謀及暫近以虧至治庶幾骨鲠之士敢陳而弭災之道可得蓋朝廷之設言官所以決壅蔽而廣聰明故聖王之於忠臣恆以託心腹而寄耳目陛下卽位之初深知此意固嘗坐屈羣策大開言路下僚之狂言無忌旣薄其辜而先朝以言去官特加錄用下情漸達士氣頗張馬差立仗鳳效鳴陽行止騰謠貴戚斂手天下之人欣然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謙鼓之風破柱埋輪之節夫何一二年間頓然中改賜還之澤未溥及於逋臣盡網之誅又駁加於正士以爲出於宸斷則於言者前何容而後何不容以爲牽於多門則於讒者後何信而前何不信是必有其故矣而臣未能得也惟陛下靜以思維反而審察忠言聽讒言拒則天下治塞謬退萋菲進則天下危差失於一念之轉移而究竟於萬幾之叢脞其流弊不至於以人言爲不足恤不已也且誰無爵祿之可懷誰無身家之可顧誰不畏敲朴之威誰不憚降謫之辱而放言取禍甘心以罹者豈有他哉彼亦誠知受君上之深恩不敢負畏身後之譏議不少貸耳譬之盜賊將劫主財奴聞於道有不奔告於家者乎傭保或敗翁事子僨而知有不密言於親者乎不然則負恩庸奴債家敗子人孰不唾罵哉又况爲臣者未必盡才而才者亦多未肯以自盡賞之使言猶有懷爵祿顧身家不肯盡於言者而况敲朴降謫使人懷疑貳懷畏懼遂效